

史

記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

子也高陽生稱

正義曰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尺證反  
徐廣曰

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索隱曰重

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

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

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

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

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愚謂此解為

當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索隱曰此重黎為火正彼

知此重黎即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

彼之黎也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

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

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

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然允南通才達學精核理數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發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脩己背坼而生禹簡狄冒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略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剖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則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繁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剖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者故美其無害也。索隱曰系其長一曰昆吾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其長一曰昆吾也。索隱曰昆吾名樊為己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國名已姓所出左傳曰衛侯夢見被髮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是。正義曰枯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也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

二曰參胡胡者韓是

也。索隱曰：系本云二曰惠連，是為三曰彭祖。虞翻曰：彭祖，宋忠曰：彭祖，名無後。

彭姓，封於大彭，世本曰：彭祖，名無後。彭祖，名無後。彭祖，名無後。

本云三曰：彭祖，名無後。彭祖，名無後。彭祖，名無後。

地志云：彭城，古彭祖國也。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也。虞翻云：名無後。

翻云：名無後。彭祖，名無後。彭祖，名無後。彭祖，名無後。

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四曰：會人。世本曰：會人者，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

曰：系本云四曰：求言是為鄒人。宋忠曰：求言名也。姬姓，所出鄒國也。曰：正義曰：括地志云：昔高辛之土，祝融之墟，歷

縣東北二十里。毛詩譜云：昔高辛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姁姓，其地是為鄒國。為鄭武公所滅。五曰：曹姓。世本云：曹姓者，邾是也。索隱曰：系本云

也。五曰：曹姓。世本云：曹姓者，邾是也。索隱曰：系本云者，諸曹所出也。曰：正義曰：括地志云：邾，邾國在黃六曰：州黃崗縣東南百二十一里。史記云：邾子曹姓也。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索隱曰：系本云六曰：季連，是為芊

也。芊姓，諸楚所出，楚之先。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芊音彌，是為芊芊聲也。

芊音彌，是為芊芊聲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芊音彌，是為芊芊聲也。

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

祖氏季連生附沮孫檢曰一作祖。索隱曰沮音才叔反。附沮生穴熊其

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

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

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

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

居丹陽徐黃曰在南郡枝江縣。正義曰潁客云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括地志云歸州

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輿地志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廻

八里熊繹始封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燹

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索隱

楚世家

曰一作黜音土感反黜音與但志實同字亦作實也熊黜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

為後索隱曰鄒誕本熊揚又作揚熊揚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

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

民和乃興兵伐庸杜預曰庸今上庸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之

庸國昔周武王索隱曰有本作楊楊粵索隱曰音越至于

伐紂庸蠻在焉各也今音越譙周作楊粵音可也

鄂正義曰五各反劉伯莊云地名在楚之西後徙楚今東鄂州是括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

城是楚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

子康為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曰系本康作庸實作亶中子紅為鄂王九州記曰鄂今武昌。索隱曰有本作發紅音費紅

陽徙郢之楚文王自丹從下文熊贄紅讀古史考及鄒氏劉氏等無音費紅恐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昌縣鄂王舊都今鄂王神

大史記卷四十三

即熊渠子之神也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索隱曰系本無執字越

王紅也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

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毋康徐廣曰即母康早死熊

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索隱

此史意即上鄂王紅也熊周以為熊渠卒子熊延自立卒

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云摯紅卒其弟熊延而自立

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翔亦毋康之弟熊渠者既卒母

康又早卒其摯紅立而被延然故史考言摯有疾而此

言弒也。正義曰熊周言摯有疾此言殺未詳宋均注

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為後別居於夔

為楚附庸後王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

命曰夔子也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

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索隱曰堪

梁世家

少子季徇索隱曰徇音旬從反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

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

叔堪云避難於濮杜預曰建寧郡南有卜夷正義曰按建寧晉郡在蜀南與蠻相近劉伯

莊云濮在楚西南孔安國云庸濮在漢之南按成公元年楚地千里孔說是也而少弟季徇立

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

徇卒子熊罥立索隱曰罥音鄂亦作噩熊罥九年卒子熊儀立是

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弑周東徙而秦

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

敖索隱曰坎音若威反一作菌又作欽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徐廣曰眴音舜○索

急曰按玉篇眴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蚡冒也劉是音舜其近代本字有從目者故劉氏有舜音非也是



為蚡冒

案隱曰古本蚡作粉音憤冒音亡北反或亡報反

蚡冒十三年晉始亂

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  
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主國  
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  
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栢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  
三十一年宋大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  
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外城古隨國地也本云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隨姬姓也武王卒師中而兵隨曰我無罪楚曰  
眾括地志上蔡縣東北五十里是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  
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

不聽還報二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楚武王冢在汝南郡嗣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漢永平中葛陵城北倪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頃亦冒之時欲發之輒顧壤填壁不得發也。正義曰有本注葛陵鄉作葛陵鄉者誤也地理志云新蔡縣西六十里子文有葛陵鄉即黃長安投竹成龍之陵因為鄉名也

王熊黃立始都郢正義曰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括地志云入至平文王二

王更城郢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

年伐申過鄧

正義曰：活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晉大康地志云：周宣王舅所封。

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十里。春秋之鄧，人也。鄧人曰：楚國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服虔云：鄧，曼姓也。

王易取鄧侯不許也六年伐蔡

正義曰：豫州上蔡縣在州北七十里。古蔡國也。

縣外滅蔡虜蔡袁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

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

伐鄧滅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

史記音隱云：羆，古艱字。是為杜敖

索隱曰：杜作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

索隱曰：惲音絳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

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

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

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

正義曰杜預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

陘亭在志云陘山在潁川西南一百一十里即此山是

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

禦之

正義曰屈曲勿反完音屈楚族也

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

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

地理志曰潁川

許昌縣故國也

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

索隱曰故南弋

陽縣故黃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國故城漢弋陽縣也秦時黃都贏姓在光州定城縣四十里也

二十

六年滅英

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正義曰英國在淮南蓋夢國也不知改名時也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

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

正義曰音于宋地也

遂執辱宋公已而歸

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

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

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

請兵以伐齊楚使申杜預曰齊北穀城縣。正義曰將兵伐齊取穀

括地志云穀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晉齊相公子雍焉齊相公七子皆

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度服

曰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獠歸鄉是也。索隱曰譙周作滅歸歸即夔之地名歸縣之鄉也

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

成王曰重耳云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

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

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

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

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

而又多內寵紂乃

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

賈逵曰舉立也

且商臣蠶目而豺聲

忍人也

服虔曰言忍為不義

不可立之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

職

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

而紂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皆其

傳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妹江芊而

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

正義曰芊正義曰芊

宜乎王之欲殺

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

服虔曰若

立職子能事之

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

服虔曰謂弑君

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

死

杜預曰熊掌難熟莫久將有外憾之也

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

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使為太師掌

國事穆王三年滅江

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

四年滅六蓼六蓼

皐陶之後

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蓼國今安豐縣

八年伐陳十二年卒

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

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

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

隱謂隱蔽其意

曰有鳥在

於皐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

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

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今亦對曰殺身以

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

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正義

曰房州竹邑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服虔曰陸渾

渾我在洛西南口正義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示

曰尹姓之戎徙居陸渾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外楚王問鼎小

大輕重杜預曰示欲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

九鼎楚國折鉤之喙正義曰喙許衛反九戰有鉤喙鉤

折者足以為鼎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

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

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

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穀載祀六百賈逵曰載



國語

卷十

辭也祀年也商曰祀王毅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

雖小必重杜預曰其茲回昏亂雖大必輕言可移昔成

王定鼎于郊鄆杜預曰郊鄆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郊

周書郊維北山名音甲卜世三十七年七百天所命也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

年相若敖氏左傳曰子越敖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

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廬江大十六年伐陳

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

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

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

楚世家

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

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

三月克之入自臯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鄭門也鄭伯肉袒率羊以

逆賈逵曰肉袒率羊示服為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

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

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栢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

所自出也鄭武公相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

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

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

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魯舍而杜鄭潘尫入

盟子良出質

潘珪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

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

隱

曰左傳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非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

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是也

圍宋五月城中食

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

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

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射

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

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

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負立

索隱曰負音雲左傳作襄

是為邲

教康王寵弟公子圍

徐廣曰史記多作回

子此子哲棄疾邾敖三

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

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巳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

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邾王于邾謂之邾敖

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

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

服虔曰問來赴者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

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杜預曰伍舉更赴辭重從禮子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

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

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

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

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王有盟津

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

賈逵曰岐山之陽

康王有豐宮之朝

服虔

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穆王有塗山之

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

曰用桓公杜預曰用會乃陵之禮也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

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

之賈逵曰仍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

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

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

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

曰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弑君罪責之也封反曰吳如楚共王庶子圍

弑其君兄之子負而代之立穀梁傳曰圍人黎然皆笑於是靈王使

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

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

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

曰使蕩侯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

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

服虔曰有功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索隱曰據左

氏此是右尹子革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華露藍婁

徐廣曰華一作婁案服虔曰華露柴車以處草莽跋

涉山林服虔曰草行曰跋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王事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齊王舅也服虔曰齊

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

舅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  
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  
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  
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  
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  
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  
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  
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韋昭曰三國楚別  
都潁州定陵有陳  
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正義曰括地志云不羹故城在  
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志云此乃西不羹者也  
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折父善言  
古事焉正義曰左傳昭十二年折父謂子革曰吾子楚  
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杜預曰  
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也按此對王言足子革之辭大  
史公云折父誤也折父時為王僕見子革對故歎也

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

會兵於申僂越大夫常壽過索隱曰殺蔡大夫觀起

曰觀音官起子從亡在吳索隱曰從乃勸吳王伐楚為

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

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

與盟於鄧杜預曰潁川鄧陵縣西有鄧城正義曰括

按在古召陵縣西十里也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

哲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

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眾皆

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



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

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華請待於郊以聽國人

服虔曰聽國人欲為難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

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

大禍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服虔曰鄢

杜預曰襄陽宜城縣正義曰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在襄州北五里南去荊州二百

五十里按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鄢也左傳云王公憂將欲入鄢是也括地志云鄢水源出襄州義青縣西界

託伏山水經云蠻水即鄢水是也右尹變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

亡靈王於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

銷人韋昭曰今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

曰新王下法有敢饒王從主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

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

見遂飢不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

命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

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正義曰左

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是也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

已立比爲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

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

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譌曰靈王入矣

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

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晳曰王正矣國人

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

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晳遂自殺丙辰棄疾即

位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平王以詆弑兩王而自立

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

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

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滿子平王謂觀從恣爾所

欲欲爲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師大夫官初共王有寵子五人

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

共賈逵曰埋璧於室內正義曰左傳云埋璧於太室召五

之庭杜預云太室視廟也

子齋而入康王跨之

服虔曰兩足各跨壁一邊杜預曰過其上

靈王肘加之

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

長立至其子失之園為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

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

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

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

賈焉

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正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

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

好誰與同惡

服虔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

取國有五難有寵無

人一也

杜預曰寵湏賢人而固

有人無主二也

杜預曰雖有賢人當可內之為應

有主無謀三也

杜預曰謀策謀也

有謀而無民四也

杜預曰有民衆也

民而無德五也

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

子比在晉亡三子矣晉楚

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久矣

杜預曰晉楚之土從子比游皆非達人

族盡

親叛可謂無主矣

杜預曰無親族在楚

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

服虔

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

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矣

杜預曰終身羈客在

於晉是無民

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

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

王虐而不

忌

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

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

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十八里也

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

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

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

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

是乎

服虔曰皆燕而奔

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管衛以為外主

賈逵曰齊

相出奔莒自莒北入衛人助之

有高國以為內主

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

如流

服虔曰言其疾

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

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

賈逵曰子餘趙衰

有魏犢賈佗

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

賈逵曰齊以文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

獻秦送

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

賈逵曰四生皆大夫預二喟來被

却殺狐突

二十九年守志彌篤懷棄民

服虔曰皆民升民不恤民

從而與之

正義曰以惠懷奔民民相從而歸心於文公故

人有國不亦宜

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

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

正義曰左傳云獲神一也有民

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璧拜也有民民信也令德無

苛慝也寵貴妃子也居常奔喪季也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

秦服虔曰楚大夫。索隱曰

為太子建娶婦

正義曰左傳云楚子

之在蔡也即蔡邑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云即蔡邑也即古覓反婦好來未至無忌先

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

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

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

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䟽外建也六年

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

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故城在許州襄城縣東北四十五

里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也又汝州襄城縣東北四十五

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城父楚北境乃是父城之

名非建所守杜預云言成父又誤也傳及酈元水經注

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州志云太子建

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縣也按今亳州見有城父縣

是建所守者也地理志云潁川有父城縣沛郡有城父

縣此二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

名別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

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

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䟽骨肉無忌曰今不制

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皆以兔父死



功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  
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爲楚國患蓋以免其父召之  
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  
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  
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  
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  
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  
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  
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  
有罪何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遂走遂出奔吳伍奢聞

之曰胥云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

建母在居巢

正義曰庐州巢縣是也

開吳吳使公子先伐楚遂敗

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

正義曰在江陵縣東北六里已解於前按

傳城郢在昭公二十三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初吳用子囊遺言以築郢城矣今畏吳復脩以自固也

之邊邑卑梁

正義曰卑梁邑近鍾離也

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

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

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

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索隱

曰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氏昭二十三年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

十三年

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以其母乃前太子建所

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

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

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

伍奢子尚與卻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

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正義曰名左傳云秦左

伐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昭三十年二公子奔楚公

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正義曰名左傳云秦左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

取楚之六潛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之豐縣南百三十里偃姓皋陶之後所封也潛城楚之潛

邑在霍山縣正義曰名左傳云秦左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正義曰名左傳云秦左

東二百步正義曰名左傳云秦左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

州也

楚世家

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

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

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巳卯昭王出奔

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

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鄭正義曰走音奏鄭音云括地志云安州安陸縣城本春秋時鄭

國鄭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正義曰成然立平王貪求

無厭平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止之然恐其弑昭

王乃與王出奔隨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城外古隨國城隨姬姓也又云楚昭王城在隨州

縣北七里左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

隨人處之公宮之北即此城是也吳王聞昭王往即

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

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  
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  
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  
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  
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  
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  
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棠谿  
正義曰地理志云棠谿故城在豫州鄆城縣西八十五里也號為棠谿氏楚昭王滅  
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也正義曰括也志云上唐地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古之  
唐唐同也世本云唐姓之國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正義

口片寒反又音婆括地志云饒州鄱陽縣春秋時楚恐

為楚東境秦為番縣屬九江郡漢為鄱陽縣世

去郢北徙都都正義曰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在故都城

東王聖即楚國故昭王徙都郢城也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

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正義曰陳州南頓縣故頓子國應劭云古頓子國姬姓也逼於陳後南徙故曰南頓

滅胡括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二十一年

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

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上唯

楚見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

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

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

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

國中山川爲望正義曰按江荊州南大江也漢江也二水楚境內也河黃河非楚境也而河非所

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

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

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

子申爲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

公子問五讓乃後許爲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

問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

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

師閉塗

徐廣曰一作壁。正義曰左傳云謀潛師閉塗按潛師密性迎也。閉塗防浙外寇為昭王葬於

軍嗣子

未定恐有隣國及諸公子之變故

迎越女之子

章立之

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索隱曰閉塗即橫塗也故下立惠王後即罷兵歸

葬昭虔

說非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

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

徐廣曰

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鄢駟案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封公杜預曰汝陰襄信縣西南有

白亭

正義曰巢今庐州居巢縣也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襄信東南三十二里襄信本漢鄢縣之地後漢分

鄢置襄信縣

在今襄信縣東七十七里

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

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

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



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

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欲

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惠

王母越女也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

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徐廣曰惠王之

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

越滅吳正義曰表云越滅吳在元王四年四十二年楚滅蔡正義曰周

二十四年楚滅杞正義曰周定王二十四年與秦平是時越已滅

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正義曰正長也江淮北謂廣陵縣徐泗等州也楚東侵廣

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

正義曰中簡音仲反

王元年北伐滅莒

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國也言北伐者莒在徐泗之北

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相子始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

子聲王當立

正義曰謚法云不

生其國曰聲也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

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

徐廣曰年

表三年歸榆關于鄭。正義曰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丘誤也已解在年表中地理志云乘丘故城在兗

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

忝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

索隱曰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

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

年蜀伐楚取茲方

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荊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茲方是也於是楚

為杆關以距之

李熊諡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杆關之口○索隱曰郡志曰巴郡魚復縣有

杆十年魏取我魯陽

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汝州魯山本漢魯陽

縣也古魯縣以古魯山為名也

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

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王秦始復疆而三晉

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

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

武肱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

齊敗之於徐州

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

而令齊

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

州者田嬰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

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

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

以與王遇

索隱曰搏音搏亦有作附讀戰國策作整

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

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

取我陘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

懷王元年張儀始

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

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

索隱曰襄陵縣名在東古本作八邑亦作

八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

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將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

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

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

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  
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  
矣此國冠之上索隱曰冠音貫令尹尹中最尊臣請得  
故以國為言猶如卿子冠軍然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  
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  
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  
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  
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  
矣索隱曰冠音貫官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  
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

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

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正義

曰徐廣云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

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

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

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

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

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闢之所者

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

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索隱曰和謂楚與齊相和也是以

敝邑之王不得事主而今儀亦不得爲門闕之廝也王  
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  
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秦  
隱曰地理志丹水及商屬弘農今言順陽者如是則齊  
吳魏晉始分置順陽郡商城丹水俱隸之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  
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  
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  
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  
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  
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

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

必至

索隱曰兩國謂韓魏

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

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

曰儀以吾絕齊爲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

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

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其至其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

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命報懷王懷王

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

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

索隱曰謂失商於之地

取償於齊



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

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

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

丹陽

秦隱曰此丹陽在漢中

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

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

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

正義曰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

從藍田關入藍田縣

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

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

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

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

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官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

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

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

年齊湣王欲爲從長

索隱曰俗本或作二十六年按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

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校二十年取武遂二十三年歸武遂則此二十年二十

一年之事乎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

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

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

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

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

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索兵息民令於天

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

王取武關蜀漢之地

正義曰武關在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中郡也

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

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銜藍田天

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

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

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唯曰

索隱曰唯音七余反

王雖東取地於

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

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樛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

求地矣秦破韓且陽

索隱曰弘農之縣在濁池西南

而韓猶復事秦者

以先王墓在平陽

索隱曰非

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

索隱曰亦非河間國之縣則韓之

平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

以故尤畏秦不然秦

攻三川

正義曰

洛州也

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

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

山為塞

正義曰河蒲河西黃河也山韓西境也

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為

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

正義曰莫

為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

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

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

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論衡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

年秦復歸韓武遂然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  
則已非二十一年事矣

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  
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  
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  
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  
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闘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  
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立而去  
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  
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  
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

監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驪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  
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  
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  
姻正義曰齊父曰十年父曰姻重姻曰王兩婿相謂曰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  
楚不驪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  
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  
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  
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  
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驪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諫  
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

西至咸陽

索隱曰右扶風眉城縣故咸陽城也

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

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



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  
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  
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齊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  
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  
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  
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  
十五城也案地理志弘農有析縣正義曰  
括地志云鄧州內鄉縣城本楚析邑  
一名丑漢置析之因析水爲名也

二年楚懷王亡逃

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

父在代

索隱曰主  
字亦作王

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

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使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

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

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

韓於伊闕正義曰括地志云伊闕山在洛州南十九里也大勝斬首二十四萬

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

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

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

爲帝月餘復歸帝爲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

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

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

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

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其鵀鴈羅鷺徐廣曰呂靜曰鵀野鳥也。索

隱曰鵀音其小鴈也鵀音其小鴈也鵀音其小鴈也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

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

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鵀鴈也

齊魯韓衛者青首也索隱曰小鳥有青首者鄒費邾邳者羅鷺也

索隱曰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索隱

賈音秘喻下文秦趙等十一國故云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

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

樂也索隱曰夕猶昔也其獲非特鳬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

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

絕而上蔡之郡壤矣還射圍之東

索隱曰還音惠遠也射音石。正義曰圍

音語城在汴州雍丘縣東言王朝張弓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即加大梁之右臂連韓郊則河北中國之路向東

南斷絕則韓上蔡之郡自破壞矣復遠射雍丘圍城之東便解散魏主肘宋州而外擊曹定陶及魏東之外解

棄則宋方與解魏左肘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而外擊定陶則魏之

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

膺擊郊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綰繳蘭臺

徐廣曰綰綰也音爭蘭一

作簡。正義曰鄭玄云綰屈也江沔之間謂之綰收繩

索綰也按繳絲繩繫弋射鳥也若膺擊郊國大梁已乃收戈弋繳於蘭

臺柏山之別名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

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著新繳

徐廣曰以石傳弋繳

日著音音波。索隱曰射囑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

著作音音播傳音附

**防**徐廣曰蜀一作獨還音宜蓋一作益縣在樂安蓋

音畫謂大鳥之有鈎喙者以比齊也還音患謂遠也蓋

者覆也言射者環遠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

防也徐以蓋為益縣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

正義曰太山郡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千

餘里至海縣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

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西

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崗上經濟州瀋州即

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縣臺入海鮑代記云

齊有長城巨防**朝射東莒**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

足以為塞也故莒子國地理志云周武王

封少昊之後贏姓於古始

**夕發沮丘**徐廣曰在清河

都計斤春秋時徙居莒也

**夜加即墨顧據午道**索隱曰顧

沮丘丘名也在青州臨

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

當在齊西北一從一橫為午道蓋亦未許其取也則長

正義曰劉伯莊云齊西界按蓋在博州之西境也則長

**城之東收**正義曰言從齊州長城東至海太

山之北黃河之南尺舉收於楚

**而太山之**

北舉矣西結境於趙

正義曰言得齊地約結而北達於

燕

索隱曰此一作杜杜者寬大之名言齊晉既復取燕不難也。正義曰比達言四通無所滯礙也言燕無

山河之

三國布抵

徐廣曰音翅一作屬。索隱曰則從不

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

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一諸侯左繫而右拂

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

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

索隱曰顧猶反也

則秦魏之勇力

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

新繳涉酈塞

徐廣曰或以為冥今江夏一作酈。正義曰括地志云以酈城在陝川河北縣東十

里虞邑也杜預云河東太陽有酈城是也徐言江夏亦誤也

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

內

正義曰謂華山之東懷州河內之郡

可得而一也

勞民休衆

南面稱王

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

西南右臂

傳楚鄢郢

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故云膺擊俗本作鷹非

垂頭中國

索隱曰垂頭猶申頭也言欲吞山東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

鼓毬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

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諸遂言曰夫先王爲秦

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

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

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

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

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

廣餘

曰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

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

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

索隱曰共止世君俱是周自謂也共主言周為天下共所宗主也世君言周室代代君於天下

大國不

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

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

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

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

正義曰言周王

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二十晉

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

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



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下周以塞鄒魯之

心索隱曰鄒魯有孔之國今楚欲結然兩周而奪九鼎是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正義曰齊楚本與

齊韓和伐秦因欲圖周齊不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也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

危兩周以厚三川正義曰三川兩周之地韓多有之言厚韓也方城之外正義

曰方城之外計州葉縣東北也言楚取兩周則韓疆必弱楚方城之外也必為韓弱矣何以

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尔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

主裂其地下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

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

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

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

楚世家

之夫虎肉躁其六利身

索隱曰謂虎以爪牙為利於防身也

人猶攻

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

索隱曰攻易而利大也。正義曰野澤之麋蒙虎皮

人之攻取必萬倍於虎也。譬楚伐周收祭器其猶蒙虎

皮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誅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

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

索隱曰謂九鼎也

吞三

翻六翼以高世主

索隱曰翻亦作翮同音歷三翻六翼亦謂九鼎空足曰翻六翼即六耳翼

近耳旁事具小爾雅

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

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

北地予秦

正義曰謂割房金均三州及漢水之北與秦

二十年秦將白起拔

我西陵

徐廣曰蜀江夏。正義曰括云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

元

二十一年秦

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

徐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

陵陵名後為縣屬南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峽州夷陵縣是也。在荊州西應劭云夷山在西北。楚襄王

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

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

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

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太子為質於秦楚使人亡

徒侍太子以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立歸秋頃襄

王卒太子熊元代立

索隱曰系本作完

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

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

以平

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

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

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

索隱曰趙地無其名字誤鉅鹿有新

市中當為市也。正義曰新中相州安陽縣七秦兵去

烈時魏寧新中邑秦莊文王拔之更名安陽秦昭王卒楚王使春

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中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

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

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六國東徙都壽春

壽州壽春縣是也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

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

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

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

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

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于徐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斬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

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為三郡索隱曰裴注頻引孫檢不知其人不本蓋齊人也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弒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下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發淫秦文甚乎哉幾再亡國

索隱曰幾音祁

索隱述贊曰

鸞熊之嗣

周封於楚

僻在荆蠻

華路監縲

又通而霸

僭號曰武

文既代申

成亦赦許

子圉篡嫡

商臣殺父

天禍未悔

憑竅自怡

昭匡奔亡

懷迫囚虜

頃襄考烈

祚衰南土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

正義曰禹為夏

周朝

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惠崩而葬焉至少東怨兩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

云少東其少子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越而夏后帝少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

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波章

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

正義曰輿地志云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

殺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允常稱王春秋此為子號為於越杜注云於語發聲也

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王長為

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市伐越越王勾踐

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卡

觀之越因襲

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

杜預曰

縣南有檣李

十四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太子夫差曰必毋忘

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

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

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

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

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

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

也。索隱曰夫音符其音焦。不又作澣音酒小。又賈逵

去地名國語云敗之五湖則在椒。酒小。又賈逵

哀公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

隱曰鄒誕云保山曰棲猶鳥棲於木以避

害也。出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 吳王



之越王謂范蠡曰

正義曰會稽與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

個儻負俗文強為宛令遣吏謁才

識內懷獨具之明外有不知此固非二三子之所

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謂謂凡嫂曰今

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願種至抵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

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

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

天也言持滿不溢定傾者與人

與天同道故天与之

主有定傾之節事者以地

功故人與之

語以作与此以亦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

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

韋昭曰市利也謂文管籥

曰卑休言辭厚遺亦實不許

事之如市賈貨易以利光

勾踐曰諾乃

令大夫種行成於吳

索隱曰姓猶司

也一云大夫種姓文名

也求和於吳也。正義曰吳越者。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人賣

躡而吠之。從吏怒。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郭之。文種曰。無

郭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文。行而

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為礼。膝行頓首曰。君王亡

臣勾踐。使倍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

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

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

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青。罰。行。言。之。索隱曰。閭音

猶微。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人使。語。愛。乃見大夫種於吳。種頓

越世家

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勾

踐將盡殺其妻孥燔其寶器五

言也

曰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幸亦相當對之名又下云無不傷君王之所愛乎是有當

則傷也 詔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

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

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子

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

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文王

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以越王勾踐反國

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亦

亦嘗膽也曰

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

不加肉衣不

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甲死

徐廣曰甲一作葬

與百

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

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

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

索隱曰越大夫也國語作諸

鄂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

用以報吳大六逢同諫曰

索隱曰逢姓同名故楚有逢伯是也

國新流云

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以

建德

則難必至且馬馬之

擊也必匿其心今夫吳兵加齊

齊

名高天

下實然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不結齊

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無戰是歲運其車二國

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 二年吳子朱伐齊

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衣樂此

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索隱

曰疥癬音介抄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

曰在魯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索隱曰高昭子讓子胥子胥曰

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

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箕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

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以喜子胥言曰王不

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與子胥爭越

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  
顧王王前欲伐齊負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  
備伍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  
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  
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今  
而父霸索隱曰而汝也父闔廬也我又立若索隱曰若亦汝也若初欲分吳  
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  
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之報置吳東門以觀越兵  
入也索隱曰馬語云吳王溫曰以下成大於是吳王語夫得見只盛以賜夷殺之王

政居二年勾踐召范蠡曰君已殺子胥導諛者無可乎

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

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太子名

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

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太子名

文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於乃發習流二千

書云流有

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為卒伍有二千人也。正義曰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

教

士四萬人

索隱曰謂所教練之兵也故孔子六千人

君子六千人

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索隱曰君子謂君所

子養有恩惠者又按左氏楚沈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杜預曰都君子諸都邑之士有復除者國語云王以私

卒君乎六千人也。

諸御千人伐吳

索隱曰諸御謂諸理吏之官在軍有職掌者。

吳師

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

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

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敝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虞翻曰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莖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莖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



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言不忍

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事蠡曰執

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為子得罪○索隱曰

文謂使者宜速去不去且得罪於越義亦通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

人謂吳王曰吾置王角東君百家杜預曰角東會稽公

索隱曰吳語云与之夫婦三百是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

殺乃蔽其面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絕云吳

有知吾數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死生者越王

則解綬以瞑其目遂伏劍而死慎音覓顧野王云大巾

也曰吾無面以見子存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

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

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

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歸吳所

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

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越在蠻夷少康之後

國史既微畧無世系故紀年稱為於粵子據此文范

勾踐平吳之後周元王始命為伯後遂磨而稱王也范

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

狗烹一作郊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其患難不可

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譏種且作亂

越王乃賜種劔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曰越絕云

車鬼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遺敵粟藥以空其邦

四曰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

越世家

臺以及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諫臣使之易伐七曰  
強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曰  
利其以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

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

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勾踐卒是為吳

子王廙與立

索隱曰廙音石與音餘按紀年云於粵子勾踐卒次死即立六年卒梁資云越語謂

鹿郢為廙與也

王廙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

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

年見殺是為音

子王翁立王翁卒

索隱曰紀年於粵子朱勾三十四年滅滕

二十五年朱勾卒

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

索隱曰紀

年去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諸人立乎錯枝為君明年

大夫寺區定粵亂立初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思弒其君奔安次無顓立無顓八年薨是為焚燭卯故莊子云

越人三弒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梁資云號曰無顓蓋無顓後乃次無疆

也則王之侯王之侯卒子主無彊立索隱曰蓋無類之弟也古其良入

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

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

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

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正義曰葉

式步反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翟縣也二邑此時魏亦

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正義曰陳今陳州也上蔡今豫州上蔡邑縣也

二邑此有萬魏與楚六牙交境故二晉之事越也正義曰言

魏告伐楚恐二國為楚所危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

所重余賈曰効於得晉者何也正義曰從不至已下此長齊使者重難越王

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

乎正義曰頓刃築營壘也接兵戰也越王言韓魏之事越猶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更有攻城圍邑韓魏始服

乎言豈素齊而故事越也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

營地以聚常郊之境常邑名蓋田文所封之邑郊故郊國

二邑皆齊則方城之外不南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

之南地則方城之外不南縣西南十八里外謂許州

豫州等言魏兵在大梁之下楚方城之兵不得南伐越也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

宋胡之地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索隱曰四邑並屬

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云汝陰縣北有故胡城是也

○正義曰酈音攤括地志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荆

州圖副云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於村即於中地也犍地

志又云鄧州內鄉縣楚邑也故酈縣在鄧州新城縣西

北三十里按商於析酈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

在商鄧二州界縣邑也夏路以左○索隱曰徐氏以

在商鄧二州界縣邑也夏路以左○索隱曰徐氏以

為江夏非也劉氏云楚適諸夏路出方城入向北行以  
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其意為得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鄧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獲縣北定  
翼望山無土之処累石為楚固襄王控霸南土爭強中  
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為方城按此說劉  
氏為得云邑徒衆少不足備秦曉武二關之道也

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正義曰江南洪饒

東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時楚比境也二境並與越隣言不足當伐越則齊秦韓魏得志於

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為而頻

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

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

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

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齊隱曰言越王知晉之失不

自齊越之過猶人眼能見豪

毛而目不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

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

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

徐廣曰一作北而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曲沃故城在陝縣西三十二里於中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爾時

曲沃屬魏於中屬秦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者

三千七百里正義曰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

千餘里不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正義曰魯兗州也

備秦魯也至泗上也南陽鄧州也時屬韓也言分有大此者乎且

楚又備此三國也分散有大此者乎王之所求者關晉楚也晉楚不關越兵不起是知二五

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

復雠寵長沙楚之粟也

徐廣曰寵一作寵○正義曰復雠

復雠敵楚之四邑寵長沙竟陵澤也寵長沙出粟之地

竟陵澤出林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澤衡之境越若窺兵

西通無假之閑則西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

國時永鄉衡澤岳鄂江洪饒並是東南境屬楚也表吉

步撫欽宣並越竟澤陵楚之材也發語之聲非也言發

西境屬越也

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况字耳雖當作犍犍邑名字

訛耳則犍寵長沙是三邑也竟澤陵當為竟陵澤言竟

之山澤出材木故楚有七澤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

蓋其一也合上文為四邑也

一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

敵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

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

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

徐廣曰周顯王



之四十六年○索隱曰按紀年粵子無顓費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伐越殺無疆之語是無強為無顓之後紀年不得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

江南海上

正義曰今台州臨海縣是也

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

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

君皆其後也范蠡

太史公曰主妙論曰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正義曰吳越春秋

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越絕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在陶為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出也天連曆紀千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按弓矢于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戒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聞其詞蠡曰吳越之邦同風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彼為彼我為我及越王常與言盡日方去  
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

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今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  
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  
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  
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  
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  
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  
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  
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索隱曰同語天  
乃與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  
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反夷子皮索隱曰范蠡自謂也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  
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為號也韋昭云鴟夷

囊也或曰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

生牛成也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

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父受尊名不祥

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

行以去止于陶

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正義曰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二十五里

止北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舊有朱公家

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

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

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

徐廣曰萬萬也

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

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  
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  
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  
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  
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下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  
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索隱曰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  
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正乎正義曰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定陶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百三十年此莊生非莊子曰至則進  
千金于壯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  
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

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  
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  
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  
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  
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  
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  
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其星  
宿其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  
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  
使使者封三錢之府

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

白或黃黃爲上幣銅錢爲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貨貨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

駟謂楚之三錢賈韋之說近之

楚貴人驚告朱公長

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

暮王使使封之

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

府備盜竊也僕靈帝時何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朱公長

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葬莊生無所爲也乃

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

弟弟今譏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

若自入至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

生素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其星事王言

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登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  
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  
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  
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今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  
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  
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  
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弃財  
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徐廣曰狡一作郊  
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爲欲遣  
少子固爲其能弃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

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

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張華曰陶朱公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

正義曰盛弘之荊州記云荊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本死三力人與又種俱入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三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

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或宜然

定九州至于今諸夏文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

彊吳此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

徐廣曰勾踐可一作主

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



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索隱述贊曰

越祖少康

至于允常

其子始霸

與吳爭疆

攜李之役

闔閭見傷

會稽之恥

勾踐欲當

種誘以利

蠡悉其良

折節下士

致膽思嘗

卒復讎寇

遂殄吳疆

後不量力

滅於無疆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